

换窗纱

□ 王洪武

临午睡时,我和那师傅说好了,5扇窗子的绿纱换一下,每扇20元。南房门的绿纱也给换一换,50元。进大门的那扇绿纱有五六厘米长的一处脱胶了,清师傅免费帮助粘一下,他也点头同意了。哪知,我一觉醒来,见家里所有装绿纱的窗门都给换了新纱,要价比先前谈的又多了50元。

“这不仅仅是几个钱的事,而是这钱花的值不值得!”我说:“那5扇窗和那扇南门上的绿纱已装了好几年,有些已有破眼,蚊虫会飞进来,不换不行;而正门的绿纱是去年才换的,还是崭新的,脱胶的地方粘一粘还可以一样用。你师傅也答应好了的,可我午睡一会儿的时间,就‘老母鸡变雄鸡’了,你怎么这样不讲信用?给你做了150元的生意,另请帮助粘一点儿胶水也不肯,你怎么这样损门?做生意的,就应想顾客之所想,急顾客之所

急,你这是讲的什么职业道德?”

“废话!”那师傅经不住我一连串的责问,忙回嘴道:“是你家小儿子叫弄的,我又没有强迫他。”

小儿子和我们住在一起,刚出门上班。一旁的老伴这时揭了师傅的“底”:

“那还不是因为你瞎指挥孩子,又是说绿纱粘了不结实啦,又是说全部换掉好看啦,孩子这才随口即应了句‘你弄呗’”。

“这就更不像话了!”我几乎发出了怒吼,是向儿子,也是向这师傅:“艰苦奋斗、勤俭节约是国人的传统美德,这美德永远不能丢弃。现在有些青年人啊,满脑子的讲阔气、图虚荣。穿衣要新潮,稍有点落伍便扔了;家里老人做的饭菜喊吃不惯,就要下饭馆;房子明明够住有余,非要拿贷款去买更大更高级的……这正门的绿纱,我儿子恐怕就是怕你粘不牢,粘了难

看,才财大气粗地同意你换新的。你作为一个长者,首先不该撺掇他,即使他主动提出,你也可以好好教育他,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啊!”

“废话!”不等我说完,那师傅又理直气壮地还击道:“我做生意的,又不是你拿薪水的,挣一笔是一笔。我才不管那么多呢,快把钱给我,我还要跑下家。”

我正还要与他论理;不管什么人,做什么工作,都不能财迷心窍。你把我好好的绿纱撕去重装,这费用怎么处理?

老伴却边掏钱边拦住我:“算了算了。说起来这换绿纱,也是你儿子自己说的话,还能怎么处理?净说些没用的废话!”

看着那师傅接过钱得意洋洋骑车离去的样儿,我怔怔地站在那儿不知所措,一遍遍地反问自己:我说的真的都是废话吗?

透过玻璃窗,看着行色匆匆的人,想到下班高峰期坐车又要人挤人,顿感烦躁。

为能赶上最早直达住处的公交,一下楼我便疾步朝着公交车站前进。正要穿过第一个十字路口,刚好跳成红色的交通指示灯令我止了步。

这时,一个陌生女子骑着一辆电动车在我面前停下。看上去,她大约三十五岁的样子。

“下班了?”她抬起头微笑着问我。

我狐疑地看着她,一面尽力在脑海里搜索此人的信息,可是毫无印象。我想,她大概是认错了人。出于礼貌,我点头给了她肯定的答复。

“哦,你还是要回家吗?”她继续问道。

她的问话使我有些反感了。我抬起右手抹了一把额头刚为赶路流下的汗珠,冲她一句道:“对呀!怎么了?”

“那你坐上来吧!我载你一程!”她将头往后座扭扭示意道。

我对她的热情产生了极大的怀疑。

“谢谢,我还有事要办,办完才能回!”我找了个理由推脱着说。

“哦,行!那我先走了!”说罢,她便骑着电动车一溜烟冲向红绿灯那头去了。

一路上,直至坐上了公交,我一直在胡思乱想。这个女人要干嘛呢?想起之前看到过的许多诈骗的新闻,我便有些惊悚。我想,她或许要将我载到一个陌生之地,那里肯定有人等着要敲诈我,云云。

回到租住地,我还庆幸自己没有坐上她的电动车。

吃罢饭,正准备看书,结果忽然停了电。打开门的一刹那,楼道里的声控灯便亮了起来。看来,是我家电路出了故障。

高悬在屋外的电表的确没有了指示灯的闪烁。我跳起来看到的只是简单的跳闸,推上去即可。然而,身材矮小的我必须踩到凳子上去完成,可惜不日前刚损坏了唯一的塑料凳。这样一来,我只好看旁边的人借把凳子了!说实在的,这栋楼上全是租户,平日常大家都是早出晚归,几乎互不相见,互不惊扰。突然要去借东西,心里还真是有些惴惴不安!

我叩响紧挨着我家的屋门,表明了敲门之意。屋内隐约传来一个声音:“好,稍等一下,马上!”

这时,门打开,我惊呆了!眼前拿着凳子递给我的正是下午那个要载我一程的女子!

我顿时觉得浑身不自在。

她将凳子递给我,笑着说:“最近我这边也经常跳闸!哎,你事情办完了吗?回来也挺早的!”

“嗯,是!回来一会了!”我尴尬地回答道。

我机械地踩着凳子推上了电闸,木木地向她说了一句:“谢谢!”

“您太客气了,远亲不如近邻,大家门挨门住着,这算什么事!都是出门在外,互相帮助也是应该的!”她真诚地说。

我点点头,又冲她笑笑,再次道谢后便折身进了屋。进门后,我一直觉得心里空落落的……我决定,一会得跟她道个歉去!

邻里之间

□ 杨建伟

较量

□ 宋孝林

静谧讯问室内,派出所副所长闻涛双手交叉撑着,将下颔搁在手背上,眼睛直视着一米外的犯罪嫌疑人郑满,寻求着突破方法。

小郑是一名聋哑人,曾犯盗窃罪被人民法院判过刑,这次重操旧业,又很快进入闻涛视线。

这个小郑晚上出来作案,刚到目的地时,就被跟踪而至的闻涛等几名民警逮了个正着。

夜已经很深了,外面还刮着风、下着雨,让哑语老师这时过来,有点不近人情。可少了翻译老师,闻涛一时又不知该如何开始讯问,最后闻涛还是拨打了哑语老师的电话。

“小郑是我的学生,我了解他,这孩子还是比较有良心的。如果需要,我会去配合你们的……”听闻涛说完案情后,哑语老师跟着介绍了郑满相关情况。

“好的,如果需要,还请老师来帮个忙。”听完哑语老师介绍后,闻涛倒不着急了。哑语老师说出的“学生”“有良心”,这两个词语,让闻涛眼前豁然一亮,心中底气又燃升不少。

“我来试试,就是要多花点时间。”想到这,闻涛转到着急同事的身旁。

档案显示,郑满的确在聋哑学校就读过。

“什么方法?”身边同事惊喜起来,在

闻涛身边轻声耳语问。

“你父母亲从事什么职业?现在,请写下来,好吗?”闻涛并没有直接回答同事,而是将椅子搬到郑满面前,铺开一本材料纸,在第一页材料纸的第一行,以“拉家常”口气写下了第一问,跟着将材料纸转了个头,文字按正向呈现在郑满眼前。

郑满盯着材料纸看了一眼,没什么表示,朝闻涛翻了一眼后,低下了头,不屑一顾。

“没什么,我们与你只是先随便聊聊。与人聊天,尊重双方,这是做人的基本礼节。”见郑满没有接笔之意,闻涛又在第三行上写下一笔,将第二行空着,又正向呈现在郑满眼前。

郑满又盯了一眼,愣愣看着闻涛,同样没有拿笔。

身边的同事凑到闻涛身边,顿时明白了,闻涛是在用笔和纸与郑满交流、较量。

不知不觉,十几页材料纸写完了,郑满一点也没有拿笔之意。

就怕郑满不看,可是,每次将材料纸在郑满眼前转成正向时,他都会盯着材料纸仔细看。这细节,闻涛一一看在眼里。

坚持不懈“攻”下去,郑满肯定会拿起笔来的。闻涛记着哑语老师的话,暗下

决心,绝不放弃。

一次次“空白”,闻涛并没有灰心,继续拿起笔来,不断试探郑满。终于,当闻涛在第三十三页材料纸上写下一则动人故事后,郑满悄然泪下,颤抖着接过了笔……

“有这样一位司机,靠自己做点小生意来养活全家五口人,实在不容易。而这被养活的四口人中,却有一人总是不让这位司机省心,让这位司机不知不觉头发又白了不少……”

看到这几行字,郑满终于忍不住了……

又是一个不知不觉,时间是十多个小时,比以往付出,增加了许多;一百页的材料纸,也早已换成第二本了,郑满不仅在前面空行上填上了“答案”,还将作案经过写得完整、清楚。

无产世界里的较量,赢了!虽然“浪费”了两本材料纸,但是值得!

天气转晴,望着窗外晨曦,闻涛兴奋不已。



豆腐坊的香味

□ 胥如山



班里来了不速之客

□ 盐城市神州路小学 刘奕彤

秋意渐浓。清晨,太阳徐徐升起。微风中央夹杂着各种花草的香味,顺着窗户、沿着门缝吹进了我们的教室。犹如品茗于这醉人的清香,同学们正徜徉于书海之中,品读着《蝴蝶的家》这篇美文,思索着下雨的时候,它到底会飞向哪里呢?

“噢,一只蝴蝶儿飞来了”,靠窗坐的王晓帅发出惊喜的声音。霎时间,同学们的目光都转向了窗户那边。这只蝴蝶儿好像我们班的老朋友一样,亦或是教室后花丛里的常客,悠悠哉哉地在教室内翩然起舞。“它是不是知道我们为它的家在哪里而担心呢,故意进来看一看,想告诉我们答案。”机灵鬼李毅喃喃地说道。听后,同学们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一会儿,它停在了我的书页上,美丽的双翼还在不停地扇动着。我高兴极了,极力屏住呼吸,生怕打扰到它的造访。它的全身闪闪发光,翅膀上有两个小圆圈。红、黄、绿、紫、黑等颜色匀称地分布在翅膀上,就像一朵五颜六色的花。同学们悄悄地围向我的书桌,等到他们蹑足走近时,蝴蝶儿却又悠闲地舒翼飞开了。等到把窗户全部敞开后,这只可爱的蝴蝶儿又不慌不忙地朝花园方向飞去,去追寻属于它的梦想。

当晚,我做了一个奇特的梦。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美丽的蝴蝶,在雨中四处寻找自己的家。屋宇里、麦田里、树林里、花朵里……这里都不是我的家。最后,我急匆匆地来到一所美丽的校园,从窗户飞进一间教室。这里书声朗朗,温馨如归。原来这里才是我的家,也是梦想启航的地方。

一个村庄有一个村庄的味道。村中有榨油坊的,村庄的大街小巷经年不绝飘荡着香喷喷油脂的味道。村中有片桃园或桂树园的,春秋两季,远远传来桃花或桂花的幽香。还有一种味道,算不上浓烈,但清纯绵软,如清泉石上流,天天撩拨人的嗅觉,那便是村庄豆腐坊传出的香味。

村庄上的豆腐坊,坊间陈设,有些年代。仅凭那磨黄豆的手推大石磨,不粘豆处暗藏的青苔和暗纹,便知此石磨有年代了。若再看坊间五柱落地的木质墙板,虽顶部布满灰尘蛛网,但低处暗红的门板,无不细说着豆腐坊的悠久年代。再看那硕大的高灶锅、煮浆台、豆腐红、卜页槽……每一样都超过我们祖辈的年纪。或许只有豆腐坊地上磨得光滑的块块青砖,才能记得起这是第多少代人在做着豆腐,默记着豆腐坊的沧桑岁月和盛衰时光……

乡村豆腐坊无需外出采购黄豆,用的是当地人家长的黄豆。豆于一丰收就被收购到豆腐坊,一袋袋堆放在遮雨通风处。做豆腐用的水,是豆腐坊庭院正中的老井水,冬暖夏凉。制作豆腐的全过程,没有一道程序有现代化机器参与,清一色的纯手工。磨豆提水是力气活,男人当仁不让;煮浆切豆腐是个细致活,女人得心应手。做豆腐是个辛苦活,不如农人有个冬闲,一年三百六十五日,天天起早贪黑。民间有俗语:“豆腐好吃人难做。”恐怕此俗语一定出之某个做豆腐

的智者之口。

清晨幽静的村庄,除了早上上学的学生,再遇到的便是豆腐担子。卖豆腐的人,肩挑两只约半米高的油光锃亮的木桶,一只桶里盛着水养的块块洁白如玉的豆腐,一只桶里盛着用纱布盖着的卜页和茶干。卖豆腐的人脚步轻巧,一路担担子一路吆喝——豆腐卜页茶干卖喽!路遇谁家买块豆腐或称半斤茶干,担担人卸下担子,微笑着做起生意。当不远处村里学校传来第一节课的铃声,担担人一担豆腐卜页茶干生意也基本做完了,接着是第二担、第三担。他无需走街串巷,只要将豆腐担子搁在庄子中央的肉铺处,一两个小时便能售罄。

豆腐卜页茶干是民间食材,经营豆腐坊只能算是小本经营,靠此营生养活家人不成问题,但想要以此发财富贵,那就比登天还难了。况且,豆腐坊间那一套活计,并非每个人都能承受的。我老家的庄上也曾有一间张姓人家的豆腐坊,也是祖上传下来的营生。原先兄弟三家分工合作,村里人天天能享受到新鲜的豆腐卜页茶干。可好景不长,张家兄弟闹起了矛盾。老二老三主张新添磨豆机械化设备,豆腐卜页茶干批发到外地,老大坚持人工磨豆,只服务本村人。兄弟意见分歧,老二老三气老大迂腐,不与时俱进,一气之下,外出打工。老大依然坚守祖上家

业,手工生产豆腐卜页茶干。兄弟分家当儿,村里人原以为豆腐坊的豆腐卜页茶干要涨价,即使涨价也情有可原。不曾想,张大担起豆腐担子,仍然吆喝着原价。只是豆腐卜页茶干的手工制作量不如先前多了,一些外村人要尝鲜,若不赶早,是买不到的。甚至,待到张大两口子过了六十岁,豆腐坊的豆腐已无需他担担出售时,村人却养成了主动去坊前排队习惯。

吃惯了张氏豆腐坊豆腐卜页茶干的人,无论在外多发达,回老家前,一定要叮嘱家中的老人,买回点张氏豆腐卜页茶干,好久没尝到豆腐坊的味道了……

